

血海潮

瘦鵑



上海新華書局出版

——潮海血——

——卷七——

- 第七十六回
第七十七回
第七十八回
第七十九回
第八十回
第八十一回
第八十二回
第八十三回
第八十四回
第八十五回
第八十六回
第八十七回

顧洪勳落拓投肉店
金霸激怒鬧公堂
血滴子黑夜搗鬼
呂大器拳取血滴子
血滴子奉命探哥老
冷地蛇植黨謁鹽販
甘兄弟運河行兇
血滴子密約大覺寺
張頑領劫火避異地
年羹堯狹路收女豪
略知縣捕盜出塞
年羹堯馳効召異人

蔣大秀見財起黑心
呂豪聞信走荒村
鐵拐巷白日飛頭
頑貝勒誤入哥老會
哥老會拆幫分清洪
獨眼梟見機創青幫
苟叔姪瓜州尋釁
青紅幫大鬧寶蓋山
頑貝勒風雪遇英雄
金小翠僻巷遇火伴
年進士結義入叢
端福隆姦淫逢石女

歷史武俠小說

血海潮 卷七

泗水漁隱著

許嘯天評

第七十六回

顧洪勳落拓投肉店。蔣大秀見財起黑心。話說顧洪勳帶同顧福。出涑水縣城。迤邐來至白水村市上。却遇金霸一把拖住。入至酒店中坐下。顧洪勳呆了半晌。心內尋思。天無絕人之路。不期遇了這救星。我生長詩禮之家。素習忠義之道。天不容我。無門可投。偏遇這綠林豪傑。多多義氣相待。慚愧平生。無能無術。到今日窮途落拓。却得他佛眼相見。也不愧風塵知己。設想之間。不

由感激的幾乎淚下。金霸那裏在意。只把酒大碗價篩在顧洪勳顧福面前。一邊夾肉夾魚。只管勸吃。顧洪勳被勸不過。連飲了三杯。金霸道。上年施兄弟送公子進京。回來說道。駱大老爺在米脂縣任所。被害身亡。公子到京投親。遇得那錢師爺。初時說。大太太做不得主。自己也不過在叔伯家中暫住。後來錢師爺到客店相接。傳二老爺好意。接你家去。但聽說有甚麼內眷們心意不和。我只放心不下。一向想來京中探看。又走不開。近來山寨裏光景不好。秋間來了一個捕盜李遊擊。帶領兵馬。在山前孟家州地方駐紮。只與俺們作對。山前山後大路上。都派下兵丁巡哨。好些賣買。都被他截斷了。又且揚言要踏滅這烏蓋山。俺的兄弟們。聽了大怒。那裏却怕這廝撒潑。只

因我的妹子小翠。自從公子來山寨。便屢屢的勸我上京尋投公子。要我棄邪歸正。與我吵鬧。其實山寨內有數糧草。被那賊兵截住了。來源也難支撐。因此上俺們兄妹兩個。決計下山。與施兄弟商量。當日便散了夥。把些財物。分作兩担兒挑了。扮作行商下山。施兄弟本濟州濟寧人氏。自要回山東原籍走一遭。妹子一心要去京城探看公子。便與施兄弟一路。指望京城去了。我也想回徽州家鄉看一看。自把担兒挑着上路。也已行了一月之上。今日來到此處。天色正晚。權且在此吃些酒飯。却待投宿。不想遇了公子。真個天幸。顧洪勳聽說罷。心內想道。虧煞金小翠。却去京城裏尋我。只累他空走一遭。顧福聆金霸言語。看他背後。靠酒座旁。放着一担行李。內中兩個大青

布包裹。一處束着。知便是山寨中財物。低聲與金霸道。金爺說話輕些個。此是路旁酒店。不可不防。金霸點頭。又問顧洪勳端的因何來這白水村。顧洪勳便言在駱太成家。如何被潘紅玉陷害出駱府。如何在迎賓館中遇了白望天。如何夜來有人刺探。被白兄打退。如何與白兄次日移居別寓。又次日出京投奔鐵嶺關。如何路過涑水縣。遇了小孟嘗孟卓。留止在家。如何孟大有票號出事。主僕二人安身不得。因來此白水村。思量投宿。金霸聽罷。嘆氣道。我勸妹子與我回家鄉了。後再去京城。他只不肯。若是依我的話時。今日倒不是在此遇了公子。目今他只撲個空。且不知駱二爺家仍在西河沿住也否。顧洪勳道。白兄與我出京時。曾聽得說。駱二爺牽連着官司。被九門

提督派下巡檢捉拿去了。也說道。駱小姐早是被駱二太太虐待。逃了無蹤。本待送我到鐵嶺關。他自去再訪查。後來遇了這涑水縣孟大有。票號東人孟無量老丈。承蒙他盛意留我在此。白兄也自往京去了。這早晚便已回來。也未見得。只是我如今飄散在此。正不知駱家情形如何。却累了令妹小姐枉勞玉步。皆因我故。徒使君家令妹兩地分離。好生心內不安。金霸道。這個不妨。我自與他說。回家鄉。他尋不到時。亦自會回家鄉去。今日公子既是如此。不如且去俺家鄉。過個一兩年。小人現有些銀錢。帶下山來。本待去家鄉買些田地屋宅。過半世快活。小人自伏侍公子一路同行。不知尊意如何。顧洪勳道。多承大哥情意。好便好了。只是一層。此去徽州路遠。生怕白爺早

晚來到。又且孟無量老丈犯下那案。不知消息。小弟心中。只放心不下。金霸道。如此却再理會。公子多吃些酒肉。金霸一面勸酒。一面叫過酒保。問那裏有乾淨的客店。酒保指說道。這村上只有一個客店。也還清潔。東邊小巷便是。金霸問明。只管篩酒夾肉。主僕二人吃個飽。金霸起身。還了酒資。取了行李。擱在肩上挑了。依言來至東邊小巷口。三個入店投宿。金霸放下行李。店小二提上燈來。三人就燈下坐了。又細敘了一回。金霸道。小人思量起來。只除是這正定府管下無極縣。有個相識。姓蔣。行二。名喚大秀。也曾是個獵戶出身。與小人做一道營生。自從小人落草。一向不見。前年他因事路過烏蓋山下。被小婁羅縛了上山。小人認得是他。好生酒肉管待。留住山中十數

日。齎發了盤纏與他回家。這人祖籍無極縣人氏。住在縣城西門外魚市街。曾在那裏開設野味肉店。此去無極縣也不甚遠。既是公子如此說時。小人暫不回家鄉。且去他那裏居住。左右便有照顧。一面小人却來涑水縣。與公子上下打聽消息。此計如何。顧洪勳眼看無路可走。不知孟卓官司何日得了。白望天何時方得回來。聽金霸如此說。心中十分感激。說道。多虧英兄與我安插。却是令妹小姐在京城。日後回到家鄉。遇不到你。怎生是好。金霸道。他自會尋找。亦且有施兄弟在一處。我若有暇。便去施兄弟處。通個信兒。也是不難。顧洪勳道。如此最好。與顧福道。你意如何。顧福雖有些不放心。金霸所爲。生怕担了冒失。却見金霸一片心誠。又看小主人顧洪勳實受苦不。

得無話可說。只問道。金爺所說那位蔣大秀英雄。相別多年。如今金爺帶了我們同去。他不會有甚麼心思麼。金霸道。老兒放心。他是我多年的朋友。從前做一道營生時。也曾着實抬舉他。在山寨裏時候。不曾虧待他。今日俺們過去。又不是靠賴他。只爲顧公子單身出來。人地生疏。在他那裏。不過就近好照應。便是我要出門去。打聽消息時。有這蔣大秀可以伏侍。以此投他處安身。不爲別的。又有甚麼不便。顧福聽說點頭。也無言語。當夜宿歇無話。次日。三人起身。金霸挑了行李。領頭上路。主僕二人。在後跟來。打算去大鎮市上僱車換步。走了半早晨。看看離前面市鎮尙遠。顧福道。金爺。你這行李。我與你也挑一程。換歇肩兒。金霸道。不消生受。顧福便來接取。金霸笑道。你

與我挑也好。只怕挑不動。顧福不信。取過担仗。搭在肩上。走不到半里多路。汗白如流。脊梁骨也壓得要歪了。只是喘氣兒。却走不動。金霸笑道。我說呢。休要害你這條老命。便搶去過挑了。顧福方纔直了直身。口裏念道。人老了。竟這般沒用。心內尋思。這担兒也不知有多少金銀在內。直這般吃重。當下也不言語。三人走到正午。來一處市鎮上。吃些酒飯。僱了騾車。按程指向無極縣來。不則一日。來到縣城。逕至西門城樓前問時。有人指說道。這魚市街朝西門面。蔣秀記野味肉店。便是蔣二哥的鋪子。三人依言行至蔣秀記店前。只見蔣大秀正坐在櫃上。開剝野味。金霸叫聲二哥。蔣大秀回過頭來。廝認一認。連忙起身。滿面笑容。說道。金大哥。甚風兒吹得到此。快請裏面坐。

一面叫夥計取過面湯。洗了血手。迎將出來。金霸挑着担兒。入至店堂。顧洪勳願福在後跟入。蔣大秀打量顧氏主僕。因問這兩位貴姓大名。金霸放下担杖道。這是顧公子。這老兒是他家人。蔣大秀抱拳說道。真個難得。金大哥。俺們裏面坐。好說話。金霸挑起行李。讓顧氏主僕在前。跟蔣大秀穿至店後。却是小小巧巧幾間平屋。蔣大秀接取金霸行李。隨手一提。倒提不動。吃了一驚。也不做聲。來草堂上安放坐下。備問來由。金霸道。我近來在山寨安不下身。已自散了夥。待去家鄉置些田宅。改業營生。路過涑水縣管下白水村。遇這位顧公子。乃是小人的恩公之子。與小人亦曾在山寨中見過。爲是他上京趕考。投親不遇。有涑水縣孟大有票號東人。留他在家。不料近日那

票號遭了官司。店鋪發封。顧公子挈帶家人。也正行至白水村。不期與我相遇。我便想起二哥在此開店立業。因此拉着顧公子前來。要與他有個安身所在。他尙有一個朋友。在京未回。如得那人回來。孟大有官司了結時。顧公子自有他的去處。我也必須回家鄉走一遭。我知二位在此。極有手面。拜煩二位與俺們賃所房屋居住。也敢備些家生。一應動用。我自都有。煩二位與我做主。蔣大秀笑道。大爺。你這話可不合是這般說。小弟向昔蒙大爺挈帶營生。不止一日。前年路過烏蓋山。又多承大爺義氣。十分管待。小弟一向想念。天幸今日大爺到此。顧公子是大爺的恩人。便似小弟的一般。小弟雖是開些小店度日。也不爭三五個人閒住。大爺只管陪侍顧公子住下。便住

個三年兩年。我這裏也有多的房屋。大爺何消得說另外居住。却不是把小弟當外人。金霸笑道。我原也是如此說。二位是我多年的朋友。只因顧公子心下。不便打攪二位處。以此只得把話告了。蔣大秀道。公子休怪。小人是個粗魯的人。公子但看觀着大秀面上。胡亂在寒家住着。也好教小人伏伺。顧洪勳連忙欠身答道。好說好說。承蔣兄如此義重心長。在下感激不盡。當時蔣大秀叫過夥計。去市上買些魚蝦。家裏有的是菜。吩咐渾家把新鮮的野味。開剝幾件。好生烹調了。只將陳的去店上買。又教取出舊藏陳酒。開了泥頭。又把左邊廂房。教收拾乾淨了。按設床帳。與三人下榻。都安排了。一時酒肴整備。蔣大秀陪三人吃酒敘話。顧氏主僕看他十分殷勤。倒過意不去。

當日酒罷。三人就左廂房宿歇。金霸提了行李。把兩個大青布包裹。在床底下安放了。取出被褥鋪下。顧氏主僕自有蔣家鋪蓋安置。一宿無話。次日起來。蔣大秀與金霸道。這無極縣北門外。有一座太極山。山上有座花神廟。年年殘冬。香火極盛。那山風景也好。今日小弟若無事時。且陪同大爺與公子遊逛一會。金霸道。你店裏有事。只管值事。休要爲俺們耽誤。路在口邊。俺們自去便了。何消你陪得。蔣大秀道。路倒不難走。一直大路。既是這樣。大爺與我好生陪侍公子。金霸道。是了。你休管。金霸與顧氏主僕。吃過早飯。便向北門外太極山花神廟逛去了。蔣大秀看得三人去遠。心想道。金霸這厮。打家劫舍。今日這一担行李。可不輕。我且看一看。是甚麼東西。蔣大秀便悄悄。

獨自走入左廂房。掩上門戶。去金霸床底下。取出大青布包裹。打開看時。不由吃了一大嚇。原來都是整條的黃金。整塊的白銀。還有踏遍的金銀酒器。另碎的珍珠寶玉。婦女首飾。不知其數。再把第二個包裹打開看時。都是整匹的綢緞綾羅。夾着一大疊金葉子。蔣大秀看得呆了半晌。仍把他依舊歸好。自肚裏想道。金霸這廝。如此得了橫財。前年我過烏蓋山時。被他一夥強徒。嚇得半死不活。今日撞到我手裏。眼見得這個姓顧的。也是同黨。多敢是被官司捉捕。奔逃無路的人。我若留他們在家。日後定然遭禍。這廝自送橫財來與我。我若不取。有違天理。蔣大秀一壁想。一壁走出店來。只見店堂上站着。一人。正與夥計打話。蔣大秀想道。却巧。合是運數。今日正待要用你。

不知這來者究是何人。且聽七十七回分解。

寫金霸行動聲口。宛然別是一人。蓋盜而好義者也。帶敘金小翠一邊事。藏過無數文情。遙接初二三回文字。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妙。

蔣大秀一言一動。處處見其尖刻。雖與金霸言語。多少好聲口。讀來只覺其胸中有物。驟讀之。又不知所懷爲何物也。按其實際。果不出顧福初慮之所及。下筆處。鬆動機巧。奏刀砉然。

蔣大秀遣發金霸等三人。憑空出一太極山花神廟。以爲私自竊看金銀之地。靈心妙筆。此固金霸所不知。亦顧福所不及料也。